

世界艺术宝库

巴洛克艺术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艺术宝库

BAROQUE ART

巴洛克艺术

邵亮·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洛克艺术 / 邵亮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2

(世界艺术宝库)

ISBN 7-5434-5253-7

I. 巴... II. 邵... III. 巴洛克艺术
IV. J1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972 号

世界艺术宝库

巴 罗 克 艺 术

主编 / 高 火 史 玲 李孟军

编著 / 邵 亮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责任编辑 / 刘 峥 张子康 康 丽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3 号楼 201

制 版 / 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7.375

印 数 / 1~10000

出版日期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5253-7/J·473

定 价 / 49.80 元



在艺术史中，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在16世纪走到了它的尽头。1527年，文艺复兴文化的最繁荣都会罗马不幸被一支西班牙雇佣军洗劫。在此前后，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等城市也历经兵火和动乱。无形间，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而将有一个新的时代逐渐从废墟中崛起。

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所发生的新变化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所确立的讲求“逼真”、尊重“自然”的创作道路业已获得巨大成就，新一代艺术家既从中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亦面临着如何才能超越这些前辈巨人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外部环境也正在变得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氛围不大相同。新教运动的热潮，就曾一度动摇了罗马天主教廷的威信，并同时观念上对长期受天主教翼护的文艺方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天主教廷长期以来的腐败奢靡激起了反对的声音——清心寡欲和朴实无华。文艺复兴艺术家所创作的甜美的圣母、妖艳的维纳斯在其看来无疑有违忠恕之道，而当时颇受世俗欢迎的裸体画形象一度遭到严厉的禁止，教廷以及其他一些有钱有势的赞助人对艺术的投入也减少了……也许，并非所有新的变化都令人欢欣鼓舞，但新的变化毕竟带来了新的契机，而这正是艺术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

在我们即将提到的17世纪伟大的“巴洛克时代”之前，已经有数代艺术家试图在文艺复兴传统的基础上开拓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其中也包括一种被称做“样式主义”的艺术尝试。一些艺术家重新打破了文艺复兴许多大师所苦心探求的“完美”人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再现自然”的标准，强调变形、夸张和装饰。虽然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并没有产生一个堪与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前辈巨匠相媲美的人物，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为丰富和超越那个“艺术传统”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弥足珍贵的。正是在这几代艺术家那里，人们真正发现了艺术创作更为广阔的可能性。而当17世纪初叶新一代艺术天才在他们的基础上，敏锐地找到那些为前人所忽略的、全新的切入点时，一个全新的艺术时代遂从可能而变为现实。

目 录

从文艺复兴到巴罗克	2
学院的产生·卡拉齐	2
卡拉瓦乔	8
天主教教堂艺术的振兴、 “巴罗克”的特点	20
贝尼尼的艺术·圣德列莎	26
巴罗克：从教堂艺术到架上画	30
画家之王鲁本斯	30
巴罗克架上画的一些特点	40
鲁本斯工作室与佛兰德斯艺术	44
凡·戴克与肖像画艺术	50
风靡欧洲的巴罗克	80
巴罗克时代的西班牙·委拉斯开兹· 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	80
巴罗克时代的法国·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艺术的兴起	88
凡尔赛宫	94
古典主义的普桑和洛兰	99
巴洛克时代的荷兰“市民艺术”	104
伦勃朗	108
荷兰小画派	115
巴罗克的转变和世俗时代的来临	126
提埃坡罗	126
18 世纪欧洲的“东方趣味”	128
“洛可可”诞生	137
苏比兹公馆	140
从华托、布歇到弗拉戈纳尔	144
“世俗”的觉醒	157
法国的市民艺术	158
英国艺术的兴起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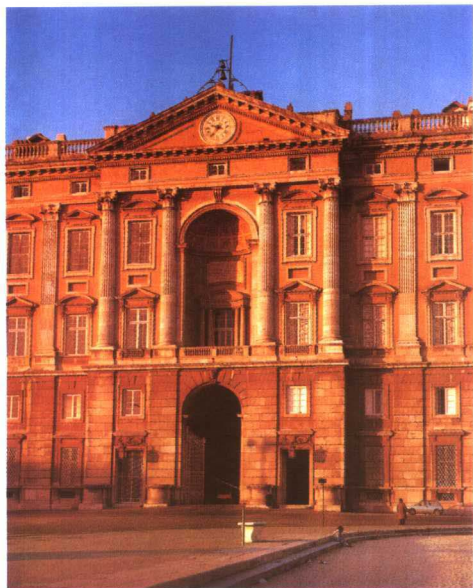
教主圣母马利亚教堂 威尼斯 1631~1687年

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

学院的产生·卡拉齐

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过渡的时代，一种被称做“学院”的新事物逐渐受到了重视。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一点，是因为“美术学院”的羽翼丰满全然改变了艺术界的状况；以往由一名画家或雕刻家开设手工作坊，“封建把头”式的艺术生产机制和师徒授受方式开始让位于一种更接近于当代文明的形式。事实上，“学院”一词本身即使在当时也并不新鲜，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时代。而近代意义上的美术学院在文艺复兴盛期的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地就已经出现了。不过严格说来，直到1598年，由卡拉齐三兄弟创立的波伦亚美术学院才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而卡拉齐三兄弟，尤其是阿尼巴·卡拉齐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17世纪西方艺术的全新进展做了绝好的铺垫。

所谓卡拉齐三兄弟，实际是由卡拉齐家族的两个亲兄弟阿果斯丁诺、阿尼巴，以及他们的堂兄弟洛多韦科所组成。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已在意大利波伦亚地区建立工作室，吸



王宫立面 卡塞塔 1752年后(左图)



斯图皮尼吉宫大厅 都灵 1729~1731年(右图)

引了不少年轻的艺术家来此学习。阿尼巴·卡拉齐后来则主要在罗马活动，将其艺术主张的影响力通过这“永恒之城”播撒到更为广阔的地方。就当时而言，卡拉齐所追求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从而吸引了那样多的目光呢？事实上，卡拉齐最标新立异之处恰恰是他毫不标新立异。前几代样式主义画家急切地盼望与先辈大师“不同”，但阿尼巴·卡拉齐他们似乎一点也不着急。阿尼巴·卡拉齐一意追溯文艺复兴盛期的传统，力图兼具“佛罗伦萨的素描，威尼斯的色彩”，希望融贯米开朗琪罗的雄壮和拉斐尔的柔婉。与样式主义者一味求新求怪、炫人眼目的画面相较，阿尼巴·卡拉齐的艺术显然十分“普通”。他从不想要让他的观众“吃惊”甚或“看不懂”，其作品坚实的结构、和谐的美感以及逼真可信的形象无不习自文艺复兴的那个“传统”。而这一点，却也成了他与样式主义者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消极一面来说，也有不少人将阿尼巴·卡拉齐的艺术斥为一种“折中主义”。的确，由于缺乏那种棱角鲜明的个人特色，因而在许多人看来，阿尼巴·卡拉齐不能跻身一流大师之列。但不应当否认的是，在当时当地，一个艺术家要达到卡拉齐所推崇的“折中主义”标准，所耗费的心力实比当一个单纯的标新立异者困难得多。在我们所身处的现代话语环境当中，由于对“创新”、“进步”这类概念的推崇，有时也容易使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发生误会。事实上，正是卡拉齐这一代艺术家的出现，真正为艺术确立了一种“传统”，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为艺术逐渐产生并成熟起来的“传统”提供了人为的保障；而一个坚实的传统，一个丰富的知识、技术体系，永远是艺术获得实质进展的必要条件。当然，在卡拉齐以前，实际上从艺术史一开始，所有真正推动了艺术发展的那些创造者，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方面性质是毫无二致的，只不过到了卡拉齐这一代，前人所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才第一次如此明确有力地提了出来；或者，这也正如后来19世纪的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所述：要向所有的大师学习，同时又不做任何人的衣钵弟子。从卡拉齐开始，这样一个关于“传统”的敏感话题就已经变得热烈起来，伴随着“美术学院”里程碑式地建立，伴随着“艺术”逐渐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超出一般手工艺的涵义，而与文学、哲学和宗教信仰比肩同列，甚至“艺术史”这个概念本身也就更加地耐人寻味了。

圣多明各教堂立面
诺托
1727年(左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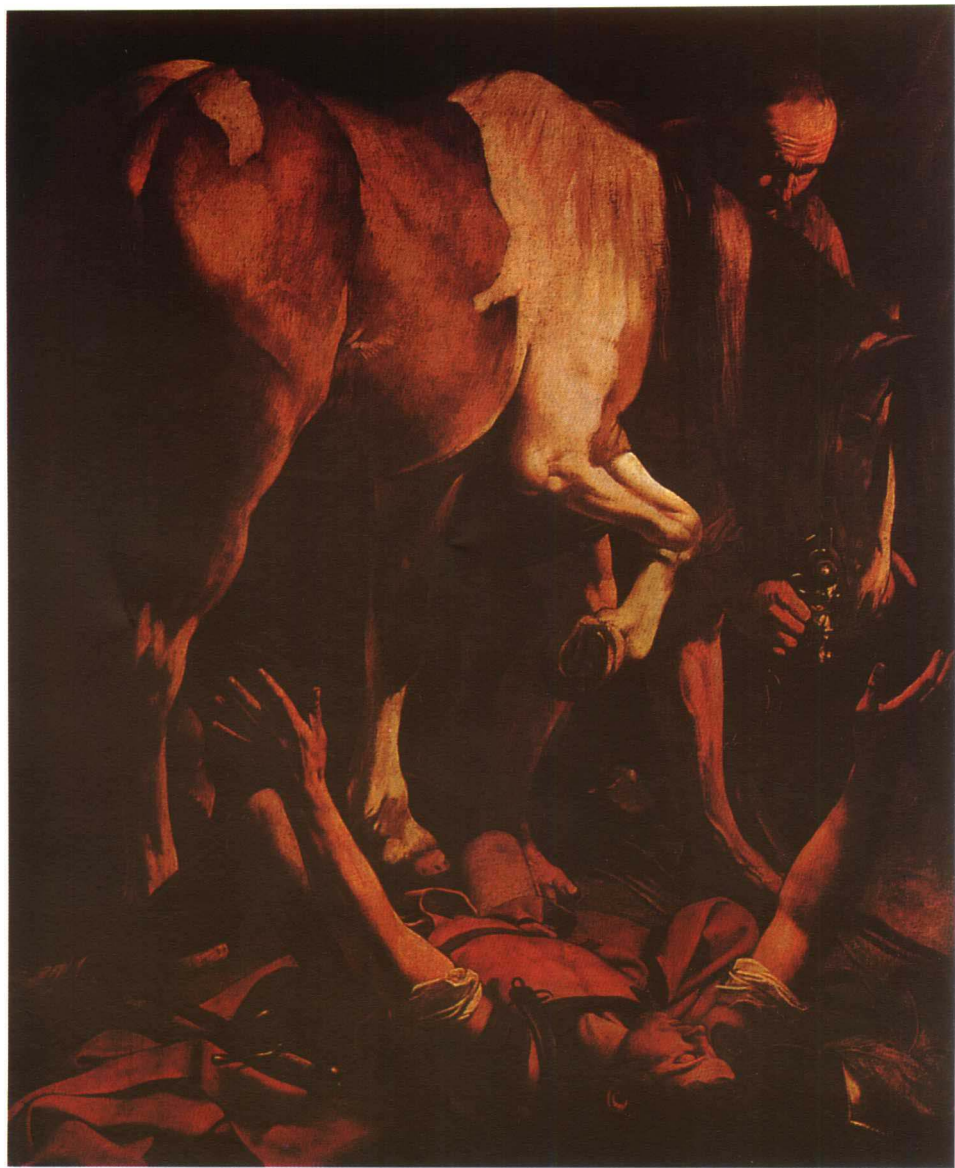




新皮亚察宫 吉安·洛多·帕尼尼 1756年 955 136厘米 现藏汉诺威州立画廊

卡拉瓦乔

正当阿尼巴·卡拉齐及其弟子们(后来卓有成绩的艺术家居尼、格维尔契诺等人也出自卡拉齐的学院)郑重其事地重铸“文艺复兴传统”之时，另一位更为大胆的画家则在以一种更具魄力的手段为这一传统注入独特的活力：米开朗琪罗、墨里西·达·卡拉瓦乔与阿尼巴·卡拉齐在16、17世纪之交几乎是同时来到罗马，且以不同的方式震撼了当时的艺术圈。卡拉瓦乔出身贫贱，性情暴躁，据说他时常会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与人拔剑相向，后来卡拉瓦乔也是因为在决斗中误伤人命而不得不四处流亡，最后客死异邦。不过，这种鲜明的性格也促成了这位艺术大师坦率而又深刻的艺术格调。很显然，尽管卡拉瓦乔在学徒时代即已经掌握了文艺复兴绘画那一整套卓越的写实主义技艺，但他本人却始终不能感染上古典作品中的那种温文尔雅。同时代的阿尼巴·卡拉齐致力追求人物形象优美娴静，追求画面诗一般的意境，即使是描绘基督受难、圣母升天，卡拉齐也在尽量避免让人们感到死难的痛苦、恐惧和悲哀。而卡拉瓦乔的作品却一次又一次地嘲弄着这种虔诚的完美主义理想。有一件卡拉瓦乔描绘圣母弥留的情形，他即参照亲眼所见的女子尸体的样子来表现圣母死亡时的苍白。当时不少人讥刺他照“淹死的妓女”来画圣母，因为他们希望看到的不是圣母的死亡，而是圣母的升天，在科学、民主和人的自觉精神越来越高的呼声中，一些人正在担心那个虚幻的天国的破灭。然而，在面向真实的艺术中，这个天国的破灭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圣保罗的归宗 卡拉瓦乔 油画画布 1600~1601年 243 × 198 厘米 现藏罗马圣马利亚保罗教堂



特列维喷泉 罗马 1745-1762年

当然，卡拉瓦乔之所以杰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将基督教及其门徒尽都画成贫苦农民和匠人的形象——虽然根据《圣经》传说，基督门徒大都出身贫寒，但无论教廷还是贵族，在当时几乎所有有财力赞助艺术项目的人，都不能容忍如此彻底的“写实主义”，不能容忍基督失去那神性的光环而真正成为凡人。在蔓延整个世纪的宗教运动余波未绝，广大民众的思想仍蒙昧、封建之时，卡拉瓦乔这样去做自然是非常勇敢的。



狄安娜与宁芙们 卡塞塔 宫殿花园水渠尽头的群雕 1785~1789年